

施蛰存小说中的色彩意象分析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建议

张天竞

泰国格乐大学

Tianjinzhang1997@gmail.com

Received: May 31, 2023; Revised: June 15, 2023; Accepted: June 28, 2023

摘要

施蛰存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以人物的内心活动为叙事角度，探究人的“本我”。本文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分析施蛰存意识流小说中的色彩意象及其作用。从而得出在意识流小说中色彩意象是作为手段表现人物意识流动的痕迹，是人物心态变化的线索。并可以将色彩意象作为海外对外汉语文学课的导入手段，帮助对外汉语文学课教学。

关键字：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意识流小说 色彩意象 对外汉语教学

COLOR IMAGE ANALYSIS IN SHI ZHECUN'S NOVE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ZHANG TIANJING

No. 3, Soi Ramindra 1, Khwaeng Anusawari, Khet Bang Khen, Bangkok, Thailand 10220

Color image analysis in Shi Zhecun's novels

Abstract : Shi Zhecun is the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 of Chines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His work was influenced by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on of characters' inner activities, explore people's "id". Based on psychoanalytic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lor image and its function in Shi Zhecun'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lor image in the novel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s the trace of the movement of the characters' consciousness as a means and the clue of the change of the characters' mentality. And the color imagery can be used as an introduction method for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s to help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s.

Key words: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Color imag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引言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是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而产生的一批意识流小说作家。这一流派主张以描写人的内心意识流动来推动故事发展，探究人的意识与潜意识对认知的影响。施蛰存的意识流小说中情节多源于主人公脑海中的思考和想象，并不是完全的纪实或者虚构，而是一种主人公思想的投射。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下，意识流小说中，色彩可以作为意象出现，色彩不再是单纯的渲染环境，而是影射了主人公潜意识中的想法，因此小说中的色彩变化常常反映了人物思绪的变化。纵观施蛰存的多篇小说，不管是改变扩写古代题材小说，还是创作现代小说，都带有一些奇幻色彩，故事中的人物、情节、环境都略显夸张，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小说中的色彩可以更好的理解小说，也能更深层次的理解人物。

通过色彩意象能够更好的理解作品。尤其是在海外对外汉语教学中，本科阶段中文专业的汉语学习者已经开始学习中国文学课，而对作品文意和思想情感的把握是重难点，语言水平和文化差异都会导致理解出现偏差。但是通过色彩能够帮助学习者在阅读是掌握作品的基调，也能帮助理解剧情转折。所以在教学中借助色彩可以一定程度减轻学习者阅读理解难度，有实践和深入研究的价值。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候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进入中国，他对意识、潜意识（无意识）进行了概念界定，提出了关于人格本质中“超我”、“本我”、“自我”的分层意识理论，这一理论即精神分析理论。这一理论进入中国后，迅速影响了中国文艺界。由此诞生了以“新感觉派”，这一流派以创作意识流小说为标志，这也是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兴起标志。但不同的是，国际上的意识流小说并不是因精神分析理论而产生的，而是几乎与精神分析理论平行产生的文学形式。

作者的时代背景、性格性别、生活经历都会影响作品的风格以及表达方式，所以对于作品中色彩意象的分析研究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作者、不同作品中的体现来分析。剖析作品后，再将分析导入课堂教学，以色彩的情感铺垫文意的情感，帮助学生把握理解文意。

1. 色彩意象的应用

1.1 传统小说中的色彩意象应用

色彩意象在传统小说中的运用很常见，张爱玲善于用丰富的色彩来描写环境，烘托周遭的华丽绚烂，起到一种与环境的反差来强调自己内心的失落感和孤独感。鲁迅的小说也多次使用色彩意象作为艺术手法，鲁迅小说的黑白对比分明，自我形象强烈，主体精神明显，而部分彩色的运用热烈绚烂，极具梦幻气质。但在意识流小说中，对色彩意象的研究都不全面，对于色彩意象在小说中的表现分析也会有多方面的解读。总体来说，对于色彩意象的研究在非传统小说中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而色彩意象的作用也多用于烘托气氛，渲染环境，丰满人物等，是为了文中人物的构建、情节的发展而由作者精心设置的，可以说每一次色彩意象的使用都是作者有意为之。

例如在张爱玲的小说《殷宝滢送花楼会——列女传之一》中，“淡灰的夜里现出一家一家淡黄灰的房屋，淡黑的镜面似的街道。都还没点灯，望过去只有远远的一盏灯，才看到，它霎一霎，就熄灭了。”（施蛰存，2008）以颜色比喻情感，“淡灰的夜”不正是象征着前景的迷茫，淡黄灰的点点灯光，看似照亮了前路，预示希望，然而最后还是“霎一霎”熄灭了。这灰色勾勒出昏暗的画面，人物的一切活动置于其中，张爱玲没有直接写师生恋爱关系的悲惨结局，只是人物间的纠葛注定酿造了一出人生的悲剧，这灰色的基调暗示出宝滢心中凄凉，这注定是一场凄惨收场的爱情。而在莫言的作品中，色彩意象是最具有魅力的存在，他的很多小说作品都是通过色彩意象来深化主题的，给了读者更多的感染力。因此，研究莫言作品中的色彩意象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读懂莫言作品，了解莫言本人等的关键环节。在其作品中，色彩意象主要起到了寄托思想、表现情感和塑造角色的作用，最长在作品中出现的红色代表着高尚的民族情节和顽强的生命力，绿色作为相反色常常代表着消极影响。这些色彩意象都对人物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人物在色彩的作用下逐渐丰满，有血有肉，也更能与读者形成共鸣。

1.2 意识流小说中色彩意象的应用。

“意识流”原是个心理学术语，“意识从来也不表现为被分割成碎块。诸如‘链条’或系列这类表达方式无法描绘意识的本来面貌。意识里面没有任何可连结在一起的东西——它在流动着。因此用‘河流’或‘流水’作为比喻来形容意识比什么都自然。”在意识流的小说中，通篇都是描写人物的心理意识，对事物的认知、思考、判断、抉择等，这一些都是可控的表层意识，是人物经过背景熏陶，成长学习、社会生活、道德约束等一系列成长后形成的被教化的认知意识。即使是文中对爱慕对象的幻想也会受到认知的制约，而为自己找一个合理的支撑点，这些意识不能体现人物的真实想法。而潜意识的流露则可以更好的理解人物的行为，色彩即是潜意识流露的体现之一，人物眼中的色彩是随着潜意识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对环境的感知不受认知意识的控制，所以能更清晰的读懂人物的内心，这对于意识流小说是非常重要的。

意识流小说本就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手法和内容上都与传统小说有着较大的差别，意识流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物的视角观察世界，以第一人物的内心揣摩事件，当走进故事中时，我们就已经成为主人公，在这样的角度下，传统小说中上帝视角或者旁观视角进行观察描述的方法则不可行。比如环境的渲染、气氛的烘托，这是在客观视角上已然预知了人物的走向而使用的手法，例如在事件即将发生重大转折时，会使用“天气逐渐阴沉下来”、“太阳遁入云层”之类的描写以起到铺垫情节，为情节烘托高潮的作用。而意识流小说是主观发展着的小说，线索不会点明，人物也不会预知自己的未来，只是心态变化，

潜意识流露而导致对周遭环境的认知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色彩以及其他意象都没有铺垫情节的作用，只是反映人物意识的流动。在《魔道》中“我”看到陈妻穿着淡红色的洋服在黄色灯光的照映下幻成了白色，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不是暗示着陈妻将会有怎样的举动，这样的意象变化只是反映着我心态发生改变，潜意识中认为“女人总是以白色为妙”而流露出来对陈妻产生的幻觉而已。

小说中对于色彩的使用并不泛滥，但都恰到好处，色彩并不主要作为环境的渲染手段，而是作为人物潜意识的在场景中的投射，色彩有其内在的含义，对应了人物当下意识的流动。而且在一篇小说中，并不是大量的使用色彩，而是根据小说的基调选取合适的色调，色彩不多也不丰富，如果将小说转换成一幅画来看，色彩甚至有些单调。像《魔道》中大量使用黑色，在心理作用下，人物的眼中只能看到大量的黑色，后来意识流动产生变化，白色又多次出现，说明了人物心态的变化，潜意识中对于环境的感知也出现了变化。而在《阿褫公主》中以当地“金马碧鸡”出现的色彩是为主体，金色与碧色分别代表的段功与阿褫公主，这两种颜色形成了指代，也暗示了人物的走向。小说中色彩的这一运用超越了普通小说中色彩的适用范畴，色彩的作用得到极大的发挥，对小说整体的奇幻格调也有助益。

2. 黑白意象在小说中的表现驱动力

2.1 《将军底头》中的黑白碰撞

花惊定将军不像别的将军一样黑，“他的脸是白皙的，髭须是美丽的，眼睛很深，瞳子带着一点棕色，”（施蛰存，2008）而将军的神勇也是人尽皆知，只不过他的手下虽然勇猛，但并没有什么好品行，反而行强盗之事，处处扰民，而将军也认同着民众认为这是他白璧一般的人生中的污点了。将军把这归咎为“汉族武士的劣根性，爱财货女色，无义”（施蛰存，2008），而吐蕃国的勇士则正相反，他们是正直的、骁勇的，除了战死之外一点也不要的。花将军先入为主的思想也是使得他认为所有的汉族将领都应该是黝黑的，而自己作为吐蕃人则是白皙的美丽的，他从心里不认同自己是汉族人，对汉族士兵感到厌烦。

在前往边疆的途中，花惊定的思绪一直处在守卫汉族疆域还是回到家乡吐蕃的犹疑之中。第一日的时候，他还想着灭了吐蕃草寇，建立功勋。到了第二日，将士们都在盘算着番邦闻名的绿玉和红宝石，在胜利之后劫掠财富和女人，花惊定此时又对汉人的劣根性厌烦起来，觉得整个征途都昏冥了，心情也跟着阴郁下来，此时的他对于建功立业的想法又动摇了，到底该不该为大唐尽忠。到了第三日，将军的疑虑有了答案，他不肯领着这样一群不成材的汉人来反叛自己的故国，随之而来的，天色也变成空濛的灰色了。将军对汉人士兵的厌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想法，带领着一群不义之人使得他的心情苦闷，所以一路上都是昏冥的、空濛的、灰色的。此时的花惊定比较极端，想法也很稚嫩，对汉人的刻板定论和对番邦的理想化向往都使得他烦闷，所以在前期色彩都非常单

调，花将军的生活对于军功、财宝、美人都没有渴望，所以单调且苦闷的色彩可以反映出花惊定潜意识中的压抑和迷茫。

而这一切再边疆小镇邂逅了那名女子之后都发生了改变，花惊定的生活慢慢有了颜色。当将军与女子及其哥哥一同用着清静的晚餐时，注意到橙黄的灯光下黑衣服的姑娘的美，情窦初开的花将军感受到了原来灯光也是有颜色的，世界不只是灰蒙蒙的，黑色衣服的姑娘在他眼里也显得干净而鲜活。而后跟姑娘的相处中，“她的深而大的眼，纯黑的头发，整齐的牙齿，洁白的肌肤”

（施蛰存，2008），都让花惊定体会到了恋慕的滋味。在他的眼里，他不是汉人，所以他的皮肤是白皙的，眼睛很深，髭须也是美丽的，然后这位汉人女子，虽然穿着黑色的衣服，但如他一般明眸皓齿，暗暗觉得这女子只是有汉人的血统，骨子里还是不同于其他汉人的粗鄙的。花将军在逐渐打开心扉发现并不是所有汉人斗如他想象的不堪，他眼中的世界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花将军称呼那个女子为“黑衣裳的少女”，似乎是时刻在提醒自己，她是汉人，自己是吐蕃人，心绪又一次摇摆起来，而这一次更加难以抉择，爱慕之情在他心中无法被克服。

直到上战场的时刻，心中想起爱慕的女子，对美好生活有了希冀，连革履上的金饰，在阳光的照耀下都闪闪发光。这一刻花惊定的内心彻底被颠覆了，在他眼中，战争成为美好生活的垫脚石，成为恋爱的前奏，虽然战死，但他从一具行尸走肉变成了真正的花惊定将军。花将军自诩为白玉一般的人物，混在品行低下的汉人士兵之中，白玉被污浊为灰色，而当他遇见黑衣裳的少女，那般的温柔纯洁，荡涤了他心中的阴霾，白与黑的碰撞，将灰色一扫而空，反而迸发出了多彩。这样的色彩变化的过程也正是花惊定将军人格完整的过程，他完成了这次蜕变，成为了有血有肉、鲜活的花惊定。

2.2 《鸠摩罗什》中的黑白交织

在出发前往长安的时候，鸠摩罗什看到了“金色的阳光”、“塔楼和浮屠上面给镶了一道金色的边缘”、“矗立在半天里的烽火台上，还涌上余剩的黄色的狼烟”（施蛰存，2008），此刻他的心中还是满载着佛法，佛如金光一般闪耀在他的心里，他也相信佛依然在他身边，护佑着他。

而后思考到自己的妻子，鸠摩罗什既爱着她，又后悔自己破坏了修行之身。回忆起与妻子的相遇，妻子“深黑的眼波”给他留下了极深的映象，从这时起他对妻子的感情便不再受他意识的控制而肆意生长了，在他祈祷的时候，妻子微笑着并挥动着“白羽扇”也让他无法自拔，妻子深黑的眼波和白羽扇的交织如同他的内心的纠结一般，鸠摩罗什对于妻子的感情是双重的，所以在他的眼里妻子如同黑与白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体。从他对妻子说黑色的乌云如同魔鬼笼罩着他时，就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感情的恐惧，但是对纯洁的妻子又让他深深的爱恋着。当妻子为了他的大道死后，红润的嘴唇变成了黑色，妻子的离去使他的爱意不减反增，妻子才真的成为他心中的魔鬼，横亘在他和佛法之间。

妻子的形象一直是以黑色和白色来呈现的，是鸠摩罗什心中二重人格对妻子形象的投射，一方面是对妻子纯白无瑕的爱，一方面又坚信妻子是他成佛路

上的魔障，这两方面就像黑白色对比一样强烈，所以在鸠摩罗什的眼中，妻子总是以这两种颜色出现。在妻子死之前，他对佛法还是一如既往的虔诚，相信自己即使已经是一个在家人也可以得到佛的庇护，所以总是能够注意到金色的事物。但妻子死在黄河边后，他的心已经被悲伤吞没，对妻子更加思念，动了凡心的他是不可能再受到佛的庇护，而且对妻子的爱已经使他无法在虔诚的修道，金色也渐渐褪色。

再到达长安之后，对于有着妻子影子的妓女，鸠摩罗什只看到了黑色，白色再也没有出现过，妻子死后，白色所代表的对妻子纯白的圣洁的爱已然消失，只剩下了对妻子的思念而心生的魔障。

黑白色调的妻子是亦正亦邪的，这是鸠摩罗什心中的人格的两面，但黑色白色同时存在时，也才是阴阳的平衡，当白色消失后，黑色的存在肆无忌惮，这不平衡的局面使得鸠摩罗什彻底沦陷，无法真正成佛，在他圆寂之后，反而只有被妻子吻过的舌头成为舍利，说明只有在他心中的二重人格得到平衡之时，他才能更好的参悟佛法，他自以为摆脱了魔鬼，实际上才真的释放了心中的魔鬼而导致了她的覆灭。

这里的色调简单却又最有冲击力，使得对比强力而又富有哲理。在这一篇中色彩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对于人物内核的建设却有着极强的暗示性，当与故事背景佛理相结合时，又将故事推到更深的层次，更多样化的解读。

2.3 《魔道》生死之间的黑与白

《魔道》通篇都是以主人公意识的流动为线索发展成故事，看似杂乱无章的内容，在结尾处得到解释，这一切的幻想都是由于情绪的起伏，其实早有伏笔。因为他三岁的女儿快要离开人世了，所以陈君才会邀请他到乡下小住修养，陈夫人也会理解他的臆想，并觉得他压力过大产生了一些精神问题。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的潜意识由于害怕失去女儿所以使他看到了或者说幻想出一些奇异的景象。

当他看到火车上的老太太时，幻想她是会妖术的妖女，开始构建这个不存在的妖女的来历，“横陈的白，四周围着的红，垂直的金黄，这真是个璀璨的网，从窟穴里吐出一重黑雾把洞口封没掉”（施蛰存，2008），这些色彩投射为白色的尸体，红色的棺材，金色的链子，这些都是对死亡的投射，这些原本鲜明的色彩在他的潜意识里和死亡连接在一起，而加深了对失去女儿的恐惧，也加深了他幻想的合理性。在下车之后，他也总是恍惚看到黑影，“黑黝黝的一堆草木在摇动着”、“在那青烟的下面还有一小团黑色的影子”、“那是一个黑色的人形，一个穿着黑色衣裙的老妇人”（施蛰存，2008），他幻想着那个能带走人生命的老妇人总是跟着自己，潜意识里是他认为女儿被病魔缠身，如同死神尾随，随时都可能被夺走生命，这个黑色的影子一直跟随着自己也给他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恐惧。

而文中白色却有两面性，一面是脑海中的妖妇毫无血色的惨白的手，暗示着女儿死后毫无生命迹象的尸体，一方面又代表着女儿纯洁无瑕。“我”私心

认为女人以白色为贵，黑色对于女人来说总是不好的，以至于后来在陈君的晚餐上，“陈夫人穿了一件淡红绸的洋服，黄色的灯光照映着，使她的衣裳幻成了白色的，这白色——实在是已经起于真实的白色，这是使人看不定的神秘的白色”（施蛰存，2008），淡红色洋服幻成了白色，也暗示着女儿的生命逐渐褪色，成为了生命最质朴的颜色，而他对穿着白色洋服的陈妻产生了幻想也是想留住仅有的美好。只要是不被黑色吞没，生命就还有着一丝希望，而当他收到女儿的死讯时，恐惧随之消失，黑色的老妇人也消失在了夜色中。

3. 彩色意象的表现驱动力

3.1 《石秀》中鲜红的血色

石秀初次来到义兄杨雄家过夜时，见到了“黄面孔”杨雄，以及他的妻子潘巧云，回忆起初次见面的潘巧云，石秀观察记忆得细致入微，“她的一副袅袅婷婷的姿态，一袭回文卐字镂空细花的杏黄绸夹衫，轻轻的束着一副绣花如意翠绿抹地丝绦，斜领不掩，香肩微弹，隐隐地窥得见当胸一片乳白的肌肤，映照对面杨雄穿着一件又宽又大的玄色直裰，越发娇滴滴的显出红白。”

（施蛰存，2008）说明此时石秀已然对潘巧云有了爱恋之心，从潘巧云精致美丽的装扮，到杨雄宽大玄色直裰的描写来看，石秀潜意识里认为像杨雄这样粗陋之人是配不上潘巧云这等美人的。此时的潘巧云在石秀心里是红润白皙的美妇形象。这样的场面勾起了石秀心中的爱欲，开始幻想起潘巧云的点点滴滴。而正当石秀已经起了对潘巧云的爱慕之心时，由恰巧看到潘巧云用光致的双脚勾取拖鞋那个娇艳的动作，石秀由此心绪大乱。而他潜意识里也知晓兄弟的妻子自己是不可觊觎的，所以才会在板壁上看到晃动的巨大黑影而想象成是杨雄的玄色直裰，制止了自己这样不义的想法。

石秀再一次见到潘巧云，“是一袭满地竹枝纹的水红夹衫，束着一副亮蓝丝绦，腰边佩着一双古玉，鬓角边斜插着一只珠凤。”^[1]对于这样“殷勤”的女主人，石秀觉得潘巧云不仅美艳，还洒落，已经怀有一种想和她多厮近一点的欲念了。这时潘巧云的形象已经是“裹着艳红色裤子的大腿”，正当石秀几近沦陷在潘巧云的美貌中时，杨雄的皂色头巾毁灭了他所有的幻想。自此之后潘巧云的态度急转直下，石秀也觉得懊悔不已。当石秀得知潘巧云和尚裴如海有苟且之后更是既嫉妒又懊悔，在这种心情之下，走进了勾栏之中，在勾栏女不小心将手指划破之后，“在那白皙，细腻，而又光洁的皮肤上，这样娇艳而美丽的流出了一缕朱红的血，这嫣红的血缕沿着食指徐徐地淌下来，流成了一条半寸余长的红线，然后越过了指甲，如像一粒透明的红宝石，又像疾飞而逝的夏夜之流星，在不明亮的灯光中闪过，直沉下去。”（施蛰存，2008）石秀脑海中这样一段细致入微而又略带陶醉的想象充分表现了在石秀的眼中，“朱红”、“嫣红”的鲜血，是“红线”、“红宝石”，又像流星一样闪耀，透露出石秀此时一种变态的欲念渐渐觉醒，对于女性的嗜血邪念被激发出来，这是单纯的女性的肉体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他开始幻想在女性白皙的肌

肤上，流出鲜血，这样富有冲击性的画面。石秀在杀了报信和尚和裴如海之时并没有对鲜血和杀人的场景有过多的注意，他只是对女性嗜血。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对于女人从“因为爱她，所以要睡她”，到“因为爱她，所以要杀了她”的观念转变。幻想着杀潘巧云时，“那细洁而白净的肌肤上，流着鲜红的血，她的妖娇的头部痛苦的倒转着，黑润的头发悬挂下来一直披散在乳尖上，整齐牙齿紧啮着朱红的舌尖或是下唇。”（施蛰存，2008）并觉得这是出奇的美丽，石秀完完全全的转变了。石秀认为“黑的头发，白的肌肉，鲜红的血，这样强烈的色彩的对照，看见了之后，精神上和肉体上，将感受到怎样的轻快啊！”（施蛰存，2008）这样反复出现的毫无人性的想象完全暴露了石秀潜意识“本我”中的病态心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此时在施蛰存笔下竟然是一个嗜血的变态人格，这种冲击在小说中石秀的脑中一次次强化，勇猛的英雄竟然是源于畸形的虐恋而开始杀死了不义之人。石秀对鲜血的迷恋与对女性一样走向了深渊。

石秀对于潘巧云从第一次见面时就萌生爱意，持续在道德和情欲之间摇摆，对潘巧云着装的细致描写也是为了突出内心本能的性冲动，而对潘巧云的映像也多为红色，艳红色等挑逗，香艳的色调，并与杨雄蜡黄的面色和玄色、皂色的衣衫头巾形成强烈的对比，似乎在石秀眼里，潘巧云是彩色的，其他人事物都是寡淡黑白的，不曾有新鲜的生命气息。而潘巧云的多彩混杂着对她的幻想而越发美艳，但是碍于道德，石秀只得把潘巧云当做是脑海中所有美丽事物的投射。

在于听到了潘巧云是来自勾栏的传言之后，对于潘巧云的映象由美向妖冶转变，暗自认为潘巧云不只是美妇，而是美艳的妖物，把她的美丽当做是有罪，以求躲过内心道德的谴责。此时石秀对于潘巧云并不是如开始一般注意到她穿什么衣衫，戴什么首饰，而是只注意到艳红的裤子，可以看到了搁脚的凳子是朱漆凳而没有提起衣衫的颜色，除了红色，其他所有色彩在石秀眼中都黯然失色。这正是对潘巧云形象的妖冶化，从而使自己内心的幻想合理化。

初次见识到鲜血从勾栏女的手指上流出时，内心对美好肉体的渴望变成了毁灭，尤其是在知晓潘巧云与裴如海苟合之后，开始幻想潘巧云这等美艳的肉体毁灭之后的极致之美。此时潘巧云的形象已然变成了血红色，对于石秀来说，潘巧云不再是性的美艳的诱惑，而是变态的嗜血的诱惑。美人的黑色秀发、乳白的肌肤与鲜血融合之后的冲击给石秀带来幻想的高潮。

不同时期对潘巧云的不同红色意象，代表了石秀的幻想从本能冲动到偏执再到极端变态的过程。从开始的犹豫摇摆但又不可自拔时期的“娇滴滴的红”，到后来妖冶化潘巧云的“艳红”，再到后来起了杀心的“鲜红”，杀死潘巧云后满意的看着“桃红色的肢体”，是石秀从抗拒自己的欲念，到妥协再到完全释放，最终暗示着石秀极端人格的转变。在这当中，色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以潘巧云为镜，通过色彩的表现，让读者看到了石秀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想法，让人物的转变有迹可循。

3.2 《阿谿公主》中的金马与碧鸡

《阿谿公主》算是色彩比较丰富的一篇，从开篇就有一种恢弘的气势。“黄昏时候，绚烂的晚霞从崩岗的乱峰顶上映照着东方那座雄伟的善阐大城，使那一片高险的城墙上都闪烁着金黄的光芒。”（施蛰存，2008）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这座善阐大城内奢靡享乐的基调，也说明段功如此留恋这种城中的美丽公主和安乐生活，一切都是金光闪闪的。而后在落日的映衬下，剪影透出深沉的黑色，作为一个敌国后裔生存在这一座城中，危险也是可想而知的，黑色的阴影中隐藏了太多东西，复仇的欲望，对享乐生活的眷恋，对权力的追逐，对美色的渴望，都蛰伏在这金色的光芒之下。

段功娶了美丽的阿谿公主，在善阐城里潇洒度日，早已将昔日的复国之仇抛之脑后，引起了原配妻子和故国人民的怨怼，而在城里，也有觊觎公主美貌的强敌环伺。在原配妻子的感召之下，段功不得已回到大理城，但他一心只想回到阿谿公主的温柔乡之中，而在他怀着放弃复仇，只要阿谿公主的心情回到善阐城时，在赤黄的夕阳下，望着绿沉沉的草原，竟然显出一副奴相，他想要复仇的心又燃了起来。走入大殿，看到肃杀的兵器在火光中的黑影与地上奢华的以猩猩血着色的地毯，战争的残酷与冰冷占据了段功的头脑，使得他迷失了理智，落入了圈套引来杀身之祸。

阿谿公主不愿奉城主之命毒杀段功，反而将一切都对段功坦白，在烛光的映照下，公主玉脂般的容颜带来的不是美丽，而是碧绿色的毒药，这是阿谿公主的第一次出现，于段功而言，她是美丽和危险并存，她的选择关乎着段功的生死，最终她选择了爱情。她的选择却没有能为段功争取到生的机会，他还是死在了暗杀之下。金马陨落，独留碧鸡。阿谿公主的心随着段功一起离去，在奢华的城中身着缟素之服，此时的水波在月光下显示出银鳞色，这样美丽的场景却越发对比出公主惨白的脸色。在这美人伤怀之际，不怀好意的驴儿借机接近公主，而公主看到杀害自己丈夫的仇人，装出柔弱姿态，想要毒死他。在这一系列动作发生之前，公主看到“有一只辉映着它的奇丽的翠羽的孔雀斜飞下来，停在宁静的仙潭边的白石栏上”（施蛰存，2008），如孔雀般高贵华丽的公主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又想起那枚剧毒的孔雀胆，于是装作亲近，想要骗驴儿喝下毒酒，不料却被驴儿发现，美人的朱唇吞下了那碧绿色的毒药，“公主修长的白练的裙裾拖曳在地上，反射着银光的月色，恰如一个幻异的仙女在神岛的茂林中行过。她奔到那寒冷的古潭边，正如她刚才所看见的那只孔雀一样，俯伏在白石栏上，使沉默的潭水永远留住着她的最后的情影”（施蛰存，2008）。公主就这样凄美的离去，保持着她对爱情的忠诚与作为公主的高贵。

段功一直被夹在复仇和爱情之间，当然沉醉于爱情，在善阐城里与阿谿公主厮守之时，他满心都是金色的光芒，所以城池气势恢宏，自己的战甲也闪耀着光芒，而当他的仇恨被唤醒，黑色的阴谋与仇恨迅速遮盖了金色的光辉，只留下一片阴影，隐藏着的武器，黑面的番人，都最终将他埋葬。他和阿谿公主

真心相爱，两个人都为了爱情抛弃了世仇和父命，这一对金马与碧鸡本该是双宿双飞。金马褪去光辉，碧鸡在月光下也显得凄清，尤其是银色的月光，银鳞般的湖水，衬托碧色的悲凉。阿褰公主的死透着凄美，白练的身影投映在湖水中，如碧鸡一般高贵的离开了。

4. 色彩意象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建议

目前，在海外对外汉语教学系统中，高等院校中文专业本科阶段已经开设中国文学课、中国古代文学课、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等等。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选用的教材、文章和片段基本是由教师和学习者的学习状况自主选定。教学方式也较为单调，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受到语言水平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文章的理解程度较低，也会出现只能理解字面意思，不能对作品有更深的解读，或者不能理解文章的转折意。

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根据文章的特点将文章剖析，例如施蛰存小说中突出的色彩意象，犹如电影中的色彩光影语言一样，对剧情有着暗示铺垫的作用。所以可以以色彩意象为切入点，在阅读前引入不同的色彩在不同环境，不同状态中的差异，还可与当地文化进行对比，学习者理解后，再扩展至含有色彩意象的片段阅读，最后通读文章，探究文意。

5. 结论

世界意识流小说与弗洛伊德理论是平行产生的，但是弗洛伊德理论促进了意识流小说的发展和前进，在中国现代文坛，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而产生了“新感觉派”，这一流派在意识流的基础上也掺杂了蒙太奇等其他艺术手法，但本质的叙述手法还是属于意识流小说。

第一点，意识流小说就是通过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展现人物的无意识下的状态，并把它们不加修饰，以自然原始的方式传达给读者，这就是意识流小说作家的目的。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真实的自己即“本我”，而“本我”存在于社会之中，在社会化的大趋势下，不得不为了适应社会的法律、道德、观念、传统、习俗等等，在这种条件下“本我”将隐藏在深层次意识中，不会以完全真实的面貌呈现出来。通过弗洛伊德理论的指引，意识流作家找到一条通往人类深层意识的路径，进而把表现人的“本我”作为小说的目的。这就是意识流小说与传统小说最大的区别，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并不遵循常规的逻辑，完全按照人物的内心活动来推进，也会出现很多超现实情节，这都是人物脑海中的幻想，不受现实的约束。

第二点，传统小说的情节、人物、环境都会有一个整体的基调，是既定且统一的，环境的塑造是为了配合情节和人物，而情节与人物也是相辅相成的，这几个部分就像一台机器的几个部件，相互配合，为了表达作者内心想要表达

的基调而运动。所以在传统小说中，色彩通常都会有既定的作用，用来烘托环境，渲染气氛，丰满人物等等，而色彩的内涵也相对统一，例如白色代表纯洁，红色代表鲜活等等。例如张爱玲的小说善用色调，通常以灰，白为底色，勾勒秾丽的红、蓝、绿等对照鲜明的色彩，寄情于色，色融于情，描写繁华浮夸的上海生活的同时，透出底色的苍凉与孤独。这些色彩都是为了凸显作者的文学风格而设置的，强烈的对比，越是鲜明的颜色也是能让读者感受到声色犬马的生活与与生俱来的失落感碰撞产生的极致的悲凉。通过色彩的描述，强化人物之间的冲突，而对素色的大量繁杂的使用，加深了苍凉凄苦的气氛，表达了苦涩伤感的情怀，抒发对悲惨人世的无奈，使作品充斥着凄婉悲凉的感情，无声无息的透入骨髓。这些色彩也是为了塑造人物服务的，是作者的精心布置，每一次出现都恰到好处，就像是一出每个环节步骤都经过完美设置的舞台剧。

总结来说，意识流小说没有规则，没有逻辑可言，他遵循的是完全自由的意识的流动，内心的独白，而这种独白也恰恰是不加修饰的人格“本我”的独白，这种不受社会规则制约，完全自然的独白即是人物心理潜能的释放。在作品中，我们常常会发觉人物的心理比较扭曲，甚至可以说是变态，这种变态的心理可以理解为就是人的常态心理，它们没有本质的不同，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常态心理在无意识状态下和有意识状态下的冲突程度的不同。所以意识流小说的人物，意象都是脑海中的思绪，也会有一些奇幻的色彩。如《将军底头》中，被砍头的士兵一直对着花惊定将军笑，这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花惊定的头脑中却非常有可能发生，他的思想受到情绪的左右，受到潜意识的支配，所以能看到虚幻的画面，最后花将军的头被砍下却依然都流泪更是超现实魔幻色彩，在意识流小说中，一切的发生都有可能。意识流中的色彩意象也不像传统小说中的有章法，色彩只是根据人物意识的流动而产生的，例如在《石秀》中，鲜血被反复描写，红色大量出现，但在《将军底头》中的砍头和战争场面中，却没有出现过红色的渲染。这说明在石秀心里，红色代表的鲜血是重要的，是潜意识流露的表现，但在花惊定将军眼里，鲜血并不重要，杀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黑衣裳白皮肤的女子，所以潜意识多次着重在女子的皮肤、秀发、服装上。这些都表现出了人物意识的流动，所有的行为，色彩都不是为了产生而产生，为了存在而存在，而只是流水经过而带来的一阵雨，这就是意识流小说中色彩意象的意义。

对文学作品中色彩意象的分析探究有助于分解结构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对外汉语文学课的教学中，有着实验性的作用，色彩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手法，帮助教学。

参考文献

- 郭恋东（2006）。论中国现代文坛对“意识流”的接受，复旦大学硕士论文，上海市。
- Guo, L. (2006). On the Acceptance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Master Thesis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 金秀飞（2008）。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08（02）：146-147。
- Jin, X. (2008). On the Influence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on Wester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Times Literature* (First Half of Bimonthly), 2008(02):146-147.
- 屈光（2014）。再论意识流文学的本质是心理真实——兼评秦剑、周秀荣的“性本能规定”说，*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01）：73-80。
- Qu, G. (2014). Re-discussion that the essence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is psychological reality——Comment on Qin Jian and Zhou Xiurong's "Sexual Instinct Regulations", *Journal of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04(01):73-80.
- 施蛰存（2008）。十年创作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1800. 1830. 2089. 1430.3548.3578.3651.2274.2353.2548.2672.2701.2766.3159.3181。
- Shi, Zh. (2008). Ten Years of Creation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1800.1830.2089.1430.3548.3578.3651.2274.2353. 2548.2672.2701.2766.3159.3181.
- 田欢（2003）。作为叙述手法的意识流。新疆大学硕士论文，乌鲁木齐市。市。
- Tian, H. (2003).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s a narrative device. Master's thesis of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city.
- 王利华（2015）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和女性形象塑造，*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 35（08）：27-28。
- Wang, L. (2015) Color imagery and female image creation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Journal of Kaife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5,35(08):27-28.
- 吴统（2014）。斑斓的世界，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上海市。
- Wu, T. (2014). A colorful world, master's thesis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严军（2011）。张爱玲小说中色彩意象的文化隐喻，*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07）：43-45+60。

Yan, J. (2011). Cultural Metaphors of Color Images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Anhui Literature* (Second Half Month), 2011(07):43-45+60.

张坚（2019）。试谈莫言作品中的色彩意象，*文学教育*（上），2019（04）：26-27。

Zhang, J. (2019). Talking about the Color Imagery in Mo Yan's Works, *Literary Education* (Part 1), 2019(04):26-27.

张瑜（2012）。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影响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西安市。

Zhang, Y. (2012).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reud's unconscious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s thesis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Xi'an